

长沙人廖嘉绥：勘测中俄边界争回土地

在胡适父亲胡传的协助下对中俄边界进行了大量精准的实地勘测

1860年,大清咸丰十年,湖南长沙一户廖姓人家迎来新生命。父亲怀着殷切期望,为男丁取名嘉绥,字子忠。嘉绥自幼聪慧过人。光绪初年,在算学领域已崭露头角的廖嘉绥,经人引荐,进入江宁(今南京)求志书院深造。结业时,他凭借优异成绩,顺利进入上海算学局任职。

彼时的东北,防务松弛,朝廷遂派三品正卿吴大澂前往边塞,协助吉林将军铭安办理防务。吴大澂奏请朝廷,一方面扩充军队,加强训练以提升边防实力,另一方面在吉林城筹建机器局,用于制造武器弹药。机器局的运转需要大量技术人才,为此,吴大澂又奏请创办一所教授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校。光绪九年(1883年),吉林表正书院建成。但创办学校,师资是关键,尤其是机器局急需的理科教师。很快,廖嘉绥进入推荐名单。廖嘉绥毅然踏上数千里的旅程,跋山涉水

来到东北。抵达吉林后,他被聘为吉林表正书院分教习。

稍早前的1860年,《中俄北京条约》签订时,对部分边界,中俄双方并未进行实地勘界,也未设立界牌。贪婪的沙俄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,仍不断将界碑向我方挪动,肆意蚕食我国领土。在此危急情形下,吉林东部的两国边界急需进行实地勘查与议定。
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,已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会办北洋事宜大臣的吴大澂,再次奉命前往吉林,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勘定吉林东部边界。勘界前的谈判准备工作至关重要,吴大澂将这一艰巨任务交付给廖嘉绥。

廖嘉绥带领表正书院的几名弟子,精心筹备,在对边疆地理颇有研究的胡传(胡适的父亲)协助下,深入吉林东部与沙俄有争议的地区,开展详细测绘工作。没有交通工具,一头毛驴驮着测绘仪器,他们翻山越岭,穿行于水网密林,克服重重困难,秉持着对国家的忠诚,获取了大量精准的实际数据。

黑顶子位于今珲春市敬信乡境内,地处中、俄、朝三国交界地带,与朝鲜庆兴府隔江相望。根据《中俄北京条约》,此地本为中国固有领土,却在同治九年(1870年)前后被沙俄非法占领,并在此设立驻军哨所。廖嘉绥等人陪同吴大澂深入查勘,最终掌握此地属于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据。

图们江口的“土”字界碑同样存在问题,按照1861年中俄谈判勘界规定,应设立在距离图们江口10公里处,但沙俄背信弃义,将其立于离图们江口23公里的沙草峰一带,不仅强占中国领土,还使中国失去了经由图们江口出海的权益。廖嘉绥带领弟子们在河口泥泞滩涂上反复测绘,以严谨的科学态度,确定了沙俄违反条约的事实。

吴大澂根据廖嘉绥提供的测绘结论据理力争

吴大澂依据廖嘉绥提供的测绘结论,在与俄国人谈判时,态度坚决,据理力争。最终,迫使沙俄同意归还黑顶子

地区,并将“土”字碑改立在沙草峰以南岭下江岸。这为中国争回了宝贵的土地和图们江出海航行权。经廖嘉绥沿江测量,新的立碑位置相较于从前向外扩展9公里,直线距离约7公里;距图们江口沿江测量为15公里,陆路取直测量为13.5公里,此位置便是如今防川哨所土字牌的所在地。随后,吴大澂组织在边境添立“萨”“啦”等石界碑和边界记号,有效遏制了俄国向西扩张的野心。廖嘉绥又组织测绘人员绘制边界图,中俄双方签字画押、钤印,并签订《中俄珲春东界约记》。相关资料显示,该条约是清末时期中国在外交领域唯一没有丧权辱国的条约。

争回被沙俄蚕食的珲春黑顶子地区和成功迁立土字碑,成为清末外交史上维护领土完整的一次罕见胜利。事后论功行赏,廖嘉绥被“议叙五品衔归部,铨选县丞”,他凭借自己的专业才能,为国家立下赫赫功劳。(摘自《文史天地》赵峰锋/文)

好莱坞称他为“中国电影布景第一人”



与李安、徐克、张艺谋、吴宇森合作过多部大片

从《红楼梦》的怡红院,到《霸王别姬》的梨园戏班;从《夜半歌声》的西洋建筑,到《西楚霸王》的阿房宫,他画了几十年,用最专业的建筑设计手稿,为每一个耀眼的导演,绘就最梦幻的蓝图。

说到电影,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哪个导演、哪个演员,可真正要完成一部电影作品,背后往往要花费很多人的心血。

而在电影行业,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:想拍大片,就要找杨占家!在过去许多年,“找杨老师”是很多“大片”请美术设计的最佳选择。

从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,到徐克的《七剑》,从吴宇森的《赤壁》,到张艺谋的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……几十年来,在电影界,杨占家是美术设计领域当之无愧的顶尖人物。

后来杨占家又参与了《河

东狮吼》《十月围城》《功夫之王》《木乃伊3》……名声渐渐传到了好莱坞,尽管有些片子被他称作“帮忙”,但好莱坞认为他是“中国布景第一人”,绝不是“帮忙”可以概括的。

当年陈凯歌拍摄《霸王别姬》的时候,电脑特效还远未普及,实景搭建是唯一的选择。而为《霸王别姬》里的场景绘制构图的,就是杨占家。

为了完成陈导的企望,杨占家带着尺、笔、本,一个人边测边记,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园林。为了还原老北京梨园科班四合院,唱戏的戏园子,乃至老北京的街道,杨占家都做了各种考察,绘制了近百张设计图纸,才将各种场景搭配起来。而这些图,一两天才能画成一页,剧组为此筹备了一年多,虽然慢,可若没有这些逼真的场景,那百年时代的光影就不可能成立。

在《卧虎藏龙》中,导演李安想设计一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武打场面——在天上飘着击剑。这场戏超过四分钟,是撑起影片武打戏份的一个支点。为了这一段戏,剧组按杨占家的设计在摄影棚里搭出

了一片房屋。在杨占家设计的手稿中,包含了每一栋房屋的具体设计图。屋外的门窗造型,门头、门墩以至门上的对联,都标明了详尽尺寸的设计与描画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图稿设计,我们才能欣赏到两位主角优美的武打动作,在古色古香的韵味中,展示出了独特美感。《卧虎藏龙》后来获得奥斯卡最佳美术指导奖,应该说,其中有杨占家相当多的付出。

学生时代,就随老师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设计改造

1936年,杨占家出生于天津市武清曹子里乡朱家码头村,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就喜欢用白灰块在地上画画,后来在初中时,美术老师发现了他的天赋,就重点培养他。后来杨占家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(今清华美院)录取了——建筑美术系,从此和“建筑”“美术”结下大半生的不解之缘。

大学期间,他全身心投入周末从不去玩,走到哪画到哪。学得扎实,机会自然青睐他。20世纪60年代初,还是

学生的他,随老师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设计改造,在老北京味的风格中长了不少见识。大学毕业后,他成了中央工艺美院那一届唯一留校的学生,后来渐渐成了学校的顶梁柱。20世纪70年代,样板戏被搬上银幕,《海港》这部片子的美术设计不能让人满意,要重拍。一纸调令,杨占家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,没想到,从此踏入电影这个行当,再未离开。

1986年,电影《红楼梦》开拍,前后拍了好几年,杨占家独立担纲美术设计。为了完成这部大作,光是研究原著,他就用了两年时间,其间还走访苏州、曲阜等许多地方,把南北方园林建筑特点,都融入了大观园、荣国府的设计。1990年,《红楼梦》获得金鸡奖最佳美术奖,杨占家是并列的获奖者之一,可事后杨占家总说自己这是“帮忙”,是实现导演的意图,而没有在意是否得奖。

杨占家2023年2月于北京病逝,享年87岁,一代传奇落下帷幕。(据匠心之城微信公众号 益明/文)



“好的”

周恒祥

一个文友在朋友圈里写他照顾老父亲,让我心生感慨:清晨六点半,闹钟还没响,隔壁房间传来父亲的咳嗽声。我知道他又醒了,在等我起床给他量血压。我翻个身,朝门外应了一声:“好的,这就来。”这几个字从卧室的门缝里挤出去,轻飘飘落在父亲的耳朵里,他便安心地继续躺着等我了。

“好的”,一个多么寻常的词。寻常到我们几乎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可细细想来,这两个字里,藏着多少生活的温

度啊。前几日,妻子临出门时回头说:“下班记得买瓶酱油回来。”我正在看报,头也没抬地回答:“好的。”待她走后,我才想起,前一日也答应过要买的,结果忘了,于是在手机上设了提醒。傍晚我提着酱油进门,妻子正在炒菜,回头冲我笑了笑。那一笑,便是“好的”之魔力了:它让对方的心落了地,知道自己被记挂着,被在乎着。

说“好的”之人,心里装着另一个人;听“好的”之人,从这两个字里尝到了被在意的

甜。“好的”,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词。

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,回家路上接到老同事电话,说有急事,要我帮忙查一份几年前的资料。那天风很大,我缩着脖子往家赶。我说:“好的,到家就帮你找。”回家找了半小时,终于把那份资料拍给他。他回复:“太感谢了,这么冷的天麻烦你。”我忽然觉得身上暖了。

“好的”这两个字,看似被动接受,实则是主动的选择。选择让他人走进自己的世界,也选择走进他人的世界。选

择用善意回应这个世界,也选择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

生活大抵就是由无数个“好的”串起来的。对家人说“好的”,对朋友说“好的”,甚至对陌生人的求助说“好的”。每说一次,心里的某个角落就柔软一分。每当听到别人对自己说“好的”,便觉得心里有一阵暖意袭来,像是有人轻轻披了一件衣裳在肩上。当生活再问我们“可好”的时候,不妨也回它一声“好的”。

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踏雨行

红萍

三月的一天,雨来。上午,撑着伞踏着雨去到那古色古香的小园子,主要心牵着一株玉蝶梅。走在下过雨的街上,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味道。“吹面不寒杨柳风,不错的,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您。”

去年春天,偶遇到这株长在偏僻角落里的玉蝶梅最美的样子,满树粉白花朵如小粉蝶在春风中轻舞,招来成群蜜蜂忙着采蜜。

今天冒雨特意去看它,看见的是花都败光了,只剩嶙峋枝干。

没有失望,有歌不是唱“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”吗?天气预报,三月都是春雨绵绵。

朱自清在《春》里写道:“雨是最寻常的,一下就是三两天。可别恼。”

听朱先生的话,不恼。去欣赏那浙浙沥沥的春雨:“看,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,密密地斜织着,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树叶儿却绿得发亮,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”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散装的日常

冯锦富

柴米油盐,吃饭、工作、睡觉,一时一段,起承转合,就是日常。

却别说,活动成套,只不过是习用形成。

有什么沉浸于此,有什么不过是应付。

一日一月一年,体验这项细致的共鸣;心存明镜,不断地面到今天——镜内的日常,镜外的散装。镜面闪烁着思索的光亮:如何拥有理想的生命节奏?

(摘自《新蜀报》)

文人戏

姚文冬

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将文人、士大夫的画称之为“文人之画”,即我们通常所说的“文人画”,作为戏迷的我,脑子里倏然浮现三个字——“文人戏”。

过去,有读书的人毕竟是少数,戏曲便成了民间获取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。京剧传统戏多取材于历史,那时的戏班有一个说法——“唐三千、宋八百,数不尽的三列国”,形容京剧剧目多。就是这些列国、三国等历史戏,水浒、杨家将之类的演义戏,还有神话传说戏等,填补了大众的文化空白。文学有“四大名著”,京剧舞台上就多创造一些长短句,以突破京剧唱词惯有的七言十言格律。于是便有了新戏《锁麟囊》,唱词之别致,有诗词故事,这得益于小时候看过的京剧《红楼二尤》。

演惯了悲剧的程砚秋,请翁偶虹编一出喜剧,要求多创造一些长短句,以突破京剧唱词惯有的七言十言格律。于是便有了新戏《锁麟囊》,唱词之别致,有诗词故事,这得益于小时候看过的京剧《红楼二尤》。

生活难免有烦恼,可好玩的人,烦恼也可以变作好玩。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